

倘若不是二月的风湿了这冰冻的季节，江南烟雨浸漫了雁北的凄凉，就不会察觉到逝去的弥足珍贵。三月扬花，演绎着千红万紫。四月的雨，不知如何击落了遍野的芬芳，在雨后的微风中，只留那一片残红。

相约

梦城

李毅帆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014037493

I247.57
3348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资助出版

相约

林 梦 城

李毅帆
著



北航

C1725763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I247.57
3348

0140328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约梦城/李毅帆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 - 7 - 224 - 10785 - 2

I. ①相…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1711 号

相约梦城

作 者 李毅帆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4.87 印张 1 插页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10785 - 2

定 价 18.00 元

小荷才露尖尖角（代序）

傅功振

李毅帆同学的长篇小说《相约梦城》即将付梓，央我作序。我从心底里为这个年轻学子的文笔、才华、勇气和数年的辛勤努力与积累而高兴。学文学的人，一生之中能有一本书嘉惠学林，以飨读者，已属难能可贵。而李毅帆同学尚不及弱冠，大作问世。由此，我不禁忆起南宋诗人杨万里那首脍炙人口的《小池》一诗：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这首清新明丽、充溢着昂然生机的小诗，不仅玲珑剔透地传达出一种热爱生活、享受动感生命状态的勃勃生气，而且着力点染了一株含苞待放、欲放还羞的出水芙蓉。即便它弱不禁风、骨象未成，但已然让人欢喜。这株荷花恰似稍显稚嫩的李毅帆的写照：朝气“雄”放，奋发向上。我欣赏这种生命状态。当然，作为常怀“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之念的我来说，也很羡慕他这种初生无畏的张力。故欣然命笔，草书一二，以为绿叶之衬。

我与李毅帆因缘际会成为师生，更因此书的写作结下忘年交情。小李来自黄土高坡，宝塔山下，家境苦寒，他从小历尽辛酸与人世冷暖，但总有一股“不服气”的拼劲。有道是“英雄自古多磨难，

从来纨绔少伟男”，此书的写作过程也颇有“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长期推敲之功，其穷且益坚、坚韧不拔的青云志向和奋斗精神在今天这个时代，对于这样一个孩子，是多么的难得和令人感佩。“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生活就像一块儿花岗岩，我们要与它比拼刚度，要么你拿起刀在上面雕刻出生命的华彩，要么被它压住脊梁苟延残喘。李毅帆用他的作品宣示着自己不消沉不放弃的精神品格，也用实际行动践履着自己内心的刚烈。他想用自己的作品为惨淡的生活来一次针灸。

人贵有不平则鸣的气度。唐代大文豪韩愈有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古今中外以立言为使命的出类拔萃者，大多胸藏丘壑，身遭坎坷，心有不平，但他们最终都超越了自己的狭隘处境，自强不息地与命运争夺话语权，期待着用自己不朽的作品与最广大的人们实现共鸣。法国作家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对于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时常在绝大的艰难中砥砺自己的人，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赢得所有人的敬重。《周易》六十四卦，乾卦第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服气，要雄起，李毅帆不是弱者。我们期待他更多的作品面世。

陈忠实在做客《艺术人生》的时候，说自己写完《白鹿原》最后一个字的那天，到秦川里放了一把火，好似要让自己郁结十年的创作苦闷一股脑地随着熊熊大火烧成灰烬，从而解放自己。我不知道，小李在写完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长舒一口气，放一把火。也许就像他作品的名字一样，他在用文字编织着自己的梦：作家梦，文人梦，文豪梦……但我觉得，这个梦应该刚刚开始，就像“中国梦”一样，它不是某一个人孤独的梦想告白，它需要汇聚十三亿人的共同归属感。李毅帆同学毕竟太年轻，他的人生之路还很长。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文学和文字是一个专业作手需要思考终身的问题，人生更是一个人永远学不完的课题。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

阅历，需要忍耐，需要感恩，需要“劳谦虚己”、“戒骄戒躁”，更需要善待他人、善待一切。与人为善，追求真善美，这应该是一个永恒的使命。

谨为序。

写在前面的话

倘若不是二月的风湿了这冰冻的季节，江南烟雨浸漫了雁北的凄凉，就不会察觉到逝去的弥足珍贵。三月扬花，演绎着千红万紫。四月的雨，不知如何击落了遍野的芬芳，在雨后的微风中，只留那一片残红。

残花溅泪，勾起我叠叠的情丝，而在魂牵梦萦中，辽望于梦会的边缘。

不论是昨日的遗憾，还是今日的感慨，都遮不住、散不去我美丽的忧伤。梦中伊人，踏着春的细雨、夏的芬芳、秋的薄雾、冬的飘雪，欢笑而来。她抿起嘴角欢笑，那笑有些羞涩、有些诡秘、那笑是甜美、是绝美。她高洁，犹如百合，她热情，犹如玫瑰，她烂漫，犹如满山的野黄菊。仿佛那绝美的迷人的一笑是转瞬的烂漫，让我神魂颠倒，我甚至愿意在瞬间死去。

我回想不到绝缘的浪漫，也忆不起年少的痴狂，我只能感受到那没有及时表白的思念和孤独。是的，我独自怅惘，情丝被一缕一缕拉长，思念如秋之落叶，绵绵不绝，堆起厚厚一叠，思念如秋之静水，不起涟漪。

我热恋过一个美丽的姑娘，她曾在我身边欢笑，她曾在我身边纵情嬉戏，她曾在朦胧中天真无邪，她对爱的思量，如我的如火如荼，如我的天真烂漫。

若不是凛冽的寒风刺骨，若不是冬日阳光的徒然辉煌，我也就

不会刹那间情丝万里。因为人是个感情动物，是一个懂得喜怒哀乐的生命体，所以我爱，爱她雅致而显得生动的辞藻，爱她高洁而显得灿烂的章节，因为这爱是源自心中那不可捉摸的悸动，是萦绕山峦浓烈的红晕，是相见时互拥的纵泪高歌。

我爱过一个美丽的姑娘，她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爱她的纯朴，爱她的平凡，甚至爱她的缺点，因为缺憾也是一种美。如若时光变得怜人，童话故事可以实现，那么我会美得像星星彻夜不眠，而她也是微风中一片飘然的叶，因为烂漫，所以甘愿化身蝴蝶，只求片刻的飞翔。

伊人，你之所以是你，是因为你的独特，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我的痴情。你是一只美丽却不可多见的相思鸟，我却没有美丽的天空，但我爱，爱我想你时的夜夜梦圆月未圆的忧伤，请相信，爱会成为你我之间沟通天堑的桥梁，爱会成为你我之间跨越鸿沟的飞毯，我会在你梦中悄然而来，飘然而去，如若醒来，请不要惊愕这梦的稀奇，那是因为我爱得深沉。

倘若不是二月的风湿了这冰冻的季节，江南烟雨浸漫了雁北的凄凉，就不会察觉到逝去的弥足珍贵。三月扬花演绎着千红万紫，四月的雨，不知如何击落了遍野的芬芳，在雨后的微风中，只留那一片残红??

我站在烟雨萦绕的季节里，等待梦的归来，你如烟，如燕，如梦地归来。

——李毅帆

(1)

夕阳舍弃了最后的光芒，随着返巢的乌鸦进入了梦乡，而城市却不肯安静。街上的路灯同时亮起，由淡黄变成纯白，黑夜才会显出城市的繁华。忙活了一天的人们，吃罢晚饭，邀朋伴友在广场上溜达，或聚在一起谈论一些闲散的事情。街上摆摊的老人，绽开了笑容，开始了他夜晚的生意，繁华的酒店门口不时传来男欢女乐的笑声。

马晓宇独自蹲坐在中心广场，看着晚上出来散步或闲聊的人们在他眼前游来荡去，心里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天空的星星眨巴着眼睛，似乎也有着满腔的诉愿。这勾起了他倾诉衷肠的欲望。那么，诉求的对象应该谁呢？现在，马晓宇唯一想聊天的人就是张欣悦。他踌躇了好一会儿，决定给张欣悦打电话。他似乎有很多话要对她说，然而电话打通之后他却又支支吾吾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电话那头张欣悦似乎有些等不及。

最不会处理事的是小青年，因为他们有着满腔的热血而又漫无目的地行为着他们所认为的自由和个性，特别是遇到感情上的纠葛往往找不到很好的处理办法。

“再不说我可就挂了。”张欣悦换种腔调用略带威胁的口吻说。

她嘴上虽这么说，其实是希望马晓宇能说出话来。

“我在中心广场等你。”

马晓宇本来有太多的话想对张欣悦说，可当听到张欣悦的甜甜的话语时，什么都忘了，只剩下那一句简单的话。马晓宇不知道张欣悦会怎么想，会不会看不起他。不管张欣悦来不来，反正话都已经说出了口。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我一会儿就来。”

张欣悦居然答应了，虽然在马晓宇听来有些勉强，但至少答应了，这使马晓宇感到很吃惊，在心里暗叫道，真是一个意外，但转念一想，仅仅是意外吗？

挂了电话，马晓宇长舒了一口气。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张欣悦的影子，到时候该说什么呢？马晓宇思绪很乱，他现在缺乏面对张欣悦的勇气，或者说根本就不想面对，或者说不敢面对，本以为张欣悦是不会答应的。现在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张欣悦很快便出现在马晓宇的面前，瞪大眼睛看着他。马晓宇一时竟不知所措，心跳不由得加快，不禁羞红了脸。被自己喜欢的女孩这样注视着，还是第一次，只是在两人之间出现了少有的沉默。

“为什么不回学校，知不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嘛。”张欣悦首先打破了沉默，脸上流露出了担心和无奈的表情。这本不是张欣悦想要说的话，可不知话到嘴边就变了，本是想关心，却变成了责问。她紧张地看着马晓宇，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马晓宇会向自己大吼吗？

马晓宇缓缓地转过身背对着张欣悦，他感到很痛心，因为张欣悦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根本不是他想要听到的，于是冷冷地说道：“我就是气不过来，李老师怎么可以如此不尊重我的隐私，居然偷翻我的书包。”

话说到这里就止住了，以前的事都一一浮现在眼前，李言老师在马晓宇的书包里搜查出一封情书，并且当众批评了马晓宇，幸好马晓宇没有在信中写出那个女孩的名字，但马晓宇心里明白，信中的女孩实际上就是张欣悦。估计张欣悦也应该是明白的，可她对这件事却避而不谈。整天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情，很明显，她是在逃避或掩饰，这让马晓宇很伤心。

又是一阵沉默，马晓宇有点儿讨厌这样的对话，这让他心中生

出一丝厌烦的情绪。

马晓宇觉得让张欣悦出来是个错误，他们之间就真的无话可说？

“晓宇，明天回学校来好吗？”张欣悦用略带恳求的语气说，“李老师已经在班上承认了错误，并且很希望你能够回来上课，这几天大家都找你找得很辛苦，你知道吗？”说着说着，张欣悦的眼里泪花在打转，反射出霓虹灯的五光十色。眼泪是最煽情的东西，尤其是看见心爱的女孩在为了自己流泪时，更是不忍心拒绝。马晓宇坚硬的心渐渐被张欣悦的泪水融化，伸手替张欣悦擦去眼角的泪水，见张欣悦没有抵触，马晓宇一阵感动。他多想拥抱张欣悦，能够给张欣悦一个温暖的怀抱，好男人是不应该让自己所爱的女孩受委屈的，出于一个男子汉的责任感，马晓宇想通了，不为别的，就为张欣悦，也要返回学校。

良久，马晓宇对张欣悦扔下一句，“明天我回学校。”转头就走，留下张欣悦望着马晓宇远去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马晓宇知道张欣悦在背后看着他，但是他就是倔强地不回头，他害怕一旦回头就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第二天晨读，马晓宇没有来，张欣悦感到心里空荡荡的，没有一点儿心思读书，时不时地向教室门口张望，希望看见那熟悉的身影。猛然被季月玲狠掐了一把，才回过神来。她发现李言正看着她，便慌忙埋下头装模作样地读起书来，读书归读书，张欣悦的心总在上下悬浮着，替马晓宇感到担心。

“丁零——”下课铃声响起来了。

“欣悦，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看你上课时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曾雨马上走过来关切地问道。

“是啊，李老师注意了好几次，你都没发现，依我看，你准是生病了。”季月玲附和道。

张欣悦对两位好友的关心很是感动，摇了摇头说自己没事，说自己郁闷只是为了另一件事，并且做了一个虚掩的动作，引起了季

月玲和曾雨的好奇。

季月玲本来不屑于跟张欣悦同流合污，但终不能抵挡好奇心的驱使，说道：

“别装啦！什么事这么神秘，用得着这么夸张，赶紧说吧。”

但说归说还是把头凑了过去，希望张欣悦能给她带来好消息。

张欣悦便压低声音说道：“昨天晚上，马晓宇打电话让我去中心广场见他——”

“你该不会去了吧？”没等张欣悦说完季月玲就大声嚷了起来。惹得全班同学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她，只好悻悻地坐下。

“月玲，你就不能沉住些气，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曾雨略带不满地责备季月玲，然后示意张欣悦继续说下去。张欣悦害怕季月玲再大惊小怪不愿往下说，最后得到季月玲保证后才说道：

“他说他今天会来上课。”

“就再没多说什么？”曾雨好奇地问。

张欣悦摇了摇头，大体说了她昨晚与马晓宇会面的事，不过，自然隐去了她在马晓宇面前落泪以及马晓宇替她拭泪的事。张欣悦想，如果这两个小跳叉知道了还不惊讶得要死。

“那你就没对他说什么？”曾雨用手捏了一下张欣悦的脸，坏坏地道，“我想没那么简单吧！”

“我只不过劝他能够回来上课。”张欣悦急忙辩解，“劝他上课该不至于出什么过错吧！”

“那他就没对你说那份情书中的女孩是谁？欣悦，大家都猜测说是你呢。”季月玲不适时宜地补上一句。

被季月玲这么一说，张欣悦的脸一下就泛起了红晕，曾雨马上觉察了出来，说道：“这么快就脸红了，说不准还真是你？”

曾雨和季月玲句句说在张欣悦的心上，且切中要害，搞得张欣悦顿时没了主意，故作恼怒地说道：“你们两个别坏了好不好？再说本小姐可要发火了。”说着狠狠地掐住曾雨和季月玲，直到两人

求饶才罢手。

上课铃声过后，学生们都在静静地等着李言来上课。张欣悦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望着马晓宇空着的座位发呆。李言洪亮的声音把张欣悦拉回了现实，她急忙翻开了书，装模作样地看起来。

李言望着马晓宇空着的座位，感慨地说道：“同学们，你们正处在学习的黄金时期，千万不能因为老师的批评而出走逃课，这会影响你们的学业成绩。”班上一片肃静，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他继续说道，“我承认，我在处理马晓宇这件事上方法欠妥了些，但我这也是为了他好啊。”

班上一阵沉默，没有谁选择在此时说话。

李言现在只希望马晓宇能够回来上课，别的他都可以不计较，他此刻只担心马晓宇长时间不来上课了会影响他的成绩，莫非马晓宇一定要把事情闹大，不顾自己的学习。李言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老师，他的声音覆盖了教室的每一处角落。

张欣悦一点儿也听不进去，一门心思想着马晓宇什么时候会回来，半节课即将过去的时候，忽然听见周围同学小声嘀咕：马晓宇来了。张欣悦抬起头来，便看见马晓宇背着书包，穿着棕色的T恤衫，配着蓝色的牛仔裤，外加一双白色的球鞋，目光冷淡地站在门口。前额刘海似的碎发斜披了下来，显得桀骜不驯，盯着正在上课的李言。

李言因为马晓宇突然来上课，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拿着粉笔的手僵在了半空中，嘴张了张似乎要说什么但又什么也没说出口。马晓宇显然在跟李言较劲，连报告也没打就径自走进教室，坐在位置上翻看着书，不说一句话。对于马晓宇的举动，李言强忍了下去，想到自己上次做得有些过火，而马晓宇能来上课，说明他不计较了，心里多少有些安慰，但谁都听得出，李言的课上得很艰难。

马晓宇回来，张欣悦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身上感到一阵轻松，但又不好意思表现得太激动，她趴在桌子上，把自己悄悄地掩

饰起来。

好容易挨到了下课，林生马上走过去对马晓宇说道：“晓宇，你这几天都到哪儿逍遥去了，留下哥们一人独自受苦。”

林生在开马晓宇玩笑，不过马晓宇倒没有心思与林生开吵。

“得了吧，逍遥？干脆你也试着一个人流浪在大街，晚上泡在网吧，纯属于颓废懒散的生活，长久下去，非能把一个好人整死。”

马晓宇嘴上这么说着，但还是难掩口中的兴奋，毕竟他从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也算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吧。

林生推了马晓宇一把道：“你也甭在我面前得意，说句实在话，咱可不想过那种生活。不过你今天来得倒特贱，先失踪几天，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又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摆一个冷酷的姿势，那神气，别提有多牛。”

马晓宇管他林生怎样拿自己开涮都无所谓，一门心思全放在张欣悦身上，纳闷张欣悦为何到现在对自己都不闻不问。想不出哪里又得罪她了，昨天晚上还一副关心的样子，今天变脸也不至于这么快吧。他一转身忽然瞥见张欣悦正偷偷地望着他，心里顿时高兴了起来。原来她把对自己的关心隐藏起来，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便又和林生大声吵闹了起来。

马晓宇和林生是班上最出众的男生，长得帅暂且不说，成绩在班上乃至全年级都名列前茅。两人每节课都在一起，甚至连上厕所都在一起，讨得很多老师的喜欢，老师们经常袒护着他俩。这下他俩在班上更加“疯狂”了，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在课堂上捣乱，欺负女生，好几回在班上惹哭了几个女生，结果被李言老师狠狠地揍了一顿。不过这些惩罚他俩根本不在乎，总是刚出办公室便又开始恶作剧了。

别的话暂且不说，光是马晓宇这次来校上课的方式就让李言很恼火，可想到他在处理马晓宇的方式上有些欠妥，也就凑合过去了，准备找个机会和马晓宇好好地长谈一次。

马晓宇和林生坐同桌的时候，常常使周围的同学没法听课，李言只好把他俩分了开来。在决定他俩和谁坐同桌的时候，李言很是头疼，考虑了很久，终于做出了决定，让马晓宇和张欣悦坐在一起，林生和薛雯雯坐在一起，按照李言的想法，这两个女孩都比较文静且一心都扑在学习上，这下马晓宇和林生该不好意思捣乱了吧！对于这次位置的安排，李言老师给予了不容商量的口吻，没有谁敢提出异议，都只好乖乖地认命。

刚和张欣悦坐在一起，马晓宇很别扭，连个大动作都不敢摆，只是乖乖地坐着，沉闷地做着题。他感到很压抑，总想找个方式发泄，忽然诗兴大发地写了一首诗：

对 月

你又来了，脚步是急促的
我故意瞥见你埋藏在发丝中的脸
哎呀！我一惊：好陌生
你自顾解释着什么
时而急促时而缓慢
反正说什么我也不会明白
真的不懂？
想必是你的无知遮盖了一切
见我不语
你知趣地打住了
唯美的月色粉饰了你的脸——因你对我无知而愧疚的脸
我不曾说什么
我已原谅了你，女孩
今晚的银月是上帝的见证

忽然觉得自己也挺有文学细胞，此诗倒也符合现在的情景。抬头看见林生和薛雯雯有说有笑，玩得不亦乐乎，他从心里愤恨地骂道：这个狗男，早就把我忘了，真是一个见色忘义的家伙。于是他随手撕下几张白纸，揉成纸团，对准林生的头使劲砸了过去，这一砸不要紧，很不幸砸在了薛雯雯的脸上，只见薛雯雯捂着脸趴在桌子上低声地抽泣了起来。林生知道纸团是砸他的，只是没有砸中，于是他故意刺激马晓宇，说道：“晓宇，你这家伙可真狠，连雯雯这么乖的女孩都敢下这么重的手，人家可没招惹你哟，毁容了可不好办喽。”马晓宇狠狠地瞪了林生一眼，任凭林生煽风点火，跑到薛雯雯身边苦口婆心地说了大半天好话，才把薛雯雯逗开心，顺便重重地了林生一拳。

一天一天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马晓宇觉得并没有学来多少知识，虽然对这样的学习感到很郁闷，但是他只是偶尔和同学开个玩笑，大部分时间是扑进书中拼命地学习。

(2)

好容易挨到放学，学生们匆匆赶着往家走去，等马晓宇和张欣悦走出校门时天已经黑了，马晓宇鼓起勇气要求送张欣悦回家，不想却得到了允许，他感到很高兴。然而走了十几分钟，两人怀揣着各自的心事，谁也没有说话，这是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段沉默的路上，在他们两人之间，气氛显得有些僵冷。

最终还是张欣悦打破了沉默，她每次都能在两人之间找到话题。她看了看马晓宇努嘴说道：

“今天你能够来学校我真的好高兴，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哦，是吗？我怎么没觉得呢？你又在挖苦我了吧！”

马晓宇说话的时候有些不着边际，其实他当时没有别的想法，他只想避开这个话题，希望能够谈论一些他感兴趣的事，张欣悦似乎也觉察到了，便岔开话题说道：“能告诉我你和林生为什么那么‘铁’呢？”张欣悦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充满了好奇，竟然弄得马晓宇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只好含糊地说道：“大概，可能是因为林生和我性格、兴趣、爱好比较相似吧，而且我们都比较重感情。”

张欣悦忍不住笑出了声，她的笑容竟然是那么甜美，那么清爽。

望着张欣悦在路灯下被微风拂起的秀发，马晓宇的内心涌起一丝怜惜。

“你笑什么，我有这么好笑吗？”马晓宇想要活跃一下气氛，便故意搓了搓手，举起两只猫爪子般的手，表情也凶恶起来，慢悠悠地朝张欣悦走过去，吓得她转身就跑，边跑边求饶。马晓宇顺势追上张欣悦，对她做出张牙舞爪想要胳肢的动作，张欣悦躲闪着，蜷缩着，咯咯地笑着，告饶道：“快饶了我吧！”马晓宇这才把爪子收了回去，表情也松弛下来，微笑着望着惊魂未定的张欣悦。张欣悦这才松了一口气，眼睛恨恨地盯着马晓宇，脸拉得如黄瓜似的，板起面孔恼怒道：“再也不跟你玩了，把人家整这么惨。”看见张欣悦真的生气了，马晓宇觉得自己玩得有点儿过火，便赶紧向张欣悦道歉，还不时扮个鬼脸，逗得张欣悦忍不住笑了起来。

两人会心地相视而笑，这一笑打破了彼此的隔膜。

就要分别的时候，张欣悦突然问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能告诉我你的梦想吗？”

马晓宇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突然被问起，不禁思绪万千，深思了良久，说道：“在这个繁华的城市里，我们每个人都表面上的现象所陶醉，就像养在花盆里的百合，我们只是看到它的美丽，却从来不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不曾知道它为了绽放出美丽的